



拔萃

羅山文集

參

僧
775
75



曾
775
卷
75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說上

元年說效公穀文法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為不謂之一年而謂之元年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也仁也者人心也人君之心善則政令正政令正則朝廷清朝廷清則百官善百官善則上下明上下明則國家善國家善則天下莫不一於善故君子大體仁昔者人君以此心頒正朔于天下天下奉而行之是以謂之元年正月而不謂之一年一月唐虞曰歲曰載夏

亦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

陸舟說

廣胖先生揭陸舟二字命余爲之說且告曰其字
出于莊周書而古人有以舟爲屋者今我以屋爲
舟蓋昭其儉也余以爲舟者非宜在陸者歟則當
使其以萬斛之力載萬斛之重而運漕於江海也
舟者其宜在陸者歟則不可謂之舟也今以一盃
之水欲泛萬斛之舟其可得乎然則謂之陸舟亦
可也且夫舟之爲任也重矣哉爲用也亦大矣哉
黃帝以之濟不通夏后氏以之治鴻水盤庚以之

不負厥載高宗以之濟巨川文王以之迎于渭武
王以之渡盟津當此之時也舟豈在陸哉今先生
仁以爲任不亦重乎義以爲用不亦大乎欲行仁
義之道於此方猶推舟於陸宜乎先生之不容於
世也不容然後見君子君子舟也庶人水也今以
一盃之庶人水欲泛萬斛之君子舟是又可咲也
嗟此舟也後於黃帝夏后盤庚高宗文王武王之
時而不見用而今置諸陸則豈可不惜乎剡木爲
舟者匪之功也載重致遠者舟之力也用之者舟
人也今有可用之舟而不用焉何也道不行也是

乃向所謂仁義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
非道也是故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然
用不用行不行在彼者也非舟與道之所干者也
然今先生以不可離於仁義之道為志則亦豈可
不思用不用行不行耶若它年遇若黃帝等之君
而行斯道於天下則衆民受其賜四海向其化豈
惟舟楫之利而已乎哉當此之時也欲謂之陸舟
其可得乎而今未遇若黃帝等之君而未行斯道
於天下而衆民未受其賜四海未向其化則舟楫
之利亦人莫能知之然則謂之陸舟亦可矣是為

陸舟說

甲辰之冬十月十二日

慶長九年九月應惺窩之求作此說惺窩
曰說中議論反覆可觀其所蘊所艱又曰
脫藻藻飾則坳堂之芥化作龍驤之華歟

素問說

素問之說古今異論有焉或曰問太始太初太素
或曰素女問黃帝或曰平素問答之書余按古人
著書命篇多用問字蓋有意矣魯論有憲問齊論
有子張問禮記有曾子問列子有湯問屈原有天

問柳子有晉問若此之類不少孟子艱浩然之氣
七篇之中無太素字而唐李瀚蒙求云孟軻艱素
是蓋指氣爲素也今此書論運氣陰陽五行之病
本然則太素之說有所據乎所謂素女者按后漢
書張衡思玄賦素撫絃而餘音李賢注云素素女
也引史記曰大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琴此其人歟
雖然素問中終無素女事則未必是也若夫平素
之說雖似平易而稍覺其淺近故今余採太素之
義云

黃帝登天說

素問首篇上古天真論所謂黃帝登天者何也余
按尚書稱堯死曰殂落舜曰陟方禮記稱天子死
曰升遐楚辭遠遊曰載營魄而登遐登遐字一作
登霞孔子作春秋曰天王崩是皆古人稱死之詞
也今素問稱黃帝自生幼至死之事不言死而言
登天而已豈白日飛升天哉况乎又史記黃帝本
紀無登天二字哉然體魄歸地魂氣無不之也由
此觀之謂死而爲登天是古人之遺意也余思素
問登天楚詞登霞是一意也后來漢武信方士之
說故有黃帝不死及鼎湖乘龍之說何足信哉史

遷封禪書孟堅郊祀志皆載方士之言世人悟
之實以爲黃帝不死遂使神仙道士之言傳于世
不足辯也黃帝登天放勳殂落舜陟方天王崩是
皆一意也何以証焉就此書徵之昇登天真之道
豈死而已哉言其道成也故曰天真論

此二篇先生得意之文也惺窩亦讚嘆

文武士說

有諸聞文武士之說者論曰兵以武勝其所以勝
之者謀也謀者出於文故太公法有文韜有武韜
此二者相兼爲將帥之法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

是不能相兼爲可惜也兵在知機謀在周密機不
易見之而以謀知之謀不可洩也故善用兵者以
文武爲左右想聖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者
文也戰者武也若不然棄其民也故曰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暴虎馮河非不猛然不可以爲武不禽
二毛非不寬然不可以爲文有文而無武非勇也
有武而無文非智也二者在方寸之間用捨進退
與時相宜者將帥用兵之道也將帥非他是真男
子也男子之有志有事者謂之士有德行道藝者
亦謂之士執贄者亦謂之士學以居位者亦謂之

士仕而不忘山林者亦謂之士士之稱博哉就其
位言之自士而大夫自大夫而卿自卿而諸侯雖
然諸侯之入事王爲政者亦號曰卿士在內爲相
在外爲將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若不兼文武
何以能當其位乎但其小大輕重存于其人而已
文武果二乎哉縱說橫說言之長也若夫舜之乃
文乃武大哉古人云舜亦士而帝者也談何容易
我不容喙也請聞此說而弗措者誰歟親衛校尉
寺西信之也不得已遂涉筆

心說阿部政重求之

張明公曰心總性情夫性者其理也五常是也情
者其用也七情是也氣者其運用也意者其所發
也志者其所向也念慮者意之餘也身者其所居
也譬如同源而有汎別如一本而有枝幹也然此
心虛而無迹故難存而易亡唯敬則斯存能敬則
身修此心爲身主故無貴無賤皆以修身爲本本
正則性情志氣思慮亦自正可不敬乎

敬說淺野因幡守長治求之

敬者聖學之要也程氏曰主一無適之謂也又曰
整齊嚴肅之謂也謝氏曰此心惺惺法也尹氏曰

此心收斂不容一物朱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看此等語則先儒之所思可以見之夫方寸之管攝一身身之所動是心之所爲也心之所寓不外于身雖然心體本虛應物無跡若無敬則本心亡矣故聖賢之學莫若此敬始自克之欽明歷群聖之言至於孔孟之訓誨悉皆以敬爲要可不致思乎

敬義說

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云敬義交立德不孤夫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存之則

所以直內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執之則所以方外也德之所立不在此乎身之所修亦不在此乎凡身之所主者心也心之所寓者身也脩身爲本者大學之教也其所以修之者敬身也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悉是敬也敬在於中則義立於外雖然義果不外求義果在中也猶身外無心也敬義之爲德也大矣哉可以致思焉藤君朋友就余覓語不已不克峻拒書敬義二字以應之

中說 石川彌左衛門求之

即空即假即中者台嶠之所說乎說似一物即不

中者禪林之所譚乎多言不如守中者道家之所
云乎或有過有不及或有所偏或有所倚皆執一
而無權乎盍及其本哉

慎獨說

佐川田昌俊乞之

慎獨二字大學中庸共有之聖賢之所教也獨者
人之所不知而我唯獨所知之地也所謂不愧天
不愧屋漏者乎凡人陽爲善而陰爲不善外爲恭
敬而內爲怠慢公爲直而私爲曲在稠人之間爲
篤實在閑居幽暗之中爲詐僞此等之類皆是以
以不慎獨也故無內外無公私不二此心能畏能
敬謂之慎獨大學之所訓中庸之所戒誠是聖賢
之教誨也

官反內貨來說

稻葉美濃守正則求之

官有威勢也所謂權貴也反報之德又報之怨不
爲正理故云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內女謁也湯王
曰女謁行歟末喜亡復姐已滅殷褒姒破周不可
不戒也佞幸亦然貨賄賂公行者惡政也好利則
亂之本也來干請也君子不黨若有干請則相共
匿非必爲小人書云無偏無黨無及無側即是王
道也此五過之疵可克審之爲政爲法者所宜知

而行也莫負辜可矣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終

天保二年辛卯年四月十三日於砥用鄉抄出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說中

使敵如嬰兒酒井備後守忠朝求之

夫嬰童心者無知而易驚也使敵如此則莫不敗
亡也能治我心氣奪敵之心氣謂之以實擊虛譬
如以礮破卵也其潰不可疑矣故馬服之子不知
合變是白起所以嬰兒趙軍也栢直口乳是高祖
所以嬰兒魏軍也霸上棘門見戲耳是文帝所以
嬰兒劉禮徐厲也將帥卒徒皆旣然則豈不大驚
而破哉故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敵不知其所守

也疾擊者如雷霆之不能掩耳彼不能不失也覺也是所以必敗也若夫視卒如嬰兒見可與之赴深溪者別有一謀所以使愚乎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說下

德亮說

三品羽林源君諱某蒙請其字余書若干字以進呈就中德亮協其盛意蓋取諸虞書敬德亮采有邦之語也邦國元是通稱而古人稱字之例也昔

武侯忠義而正大彭澤靜淡而豪放或太名垂于宇宙或嘉號行于歲晚或白羽討魏賊或黃花記晋年今慕武侯之名追彭澤之字不亦哿乎能慎其心所得審其事所處而有明信則優於有邦國雖合武侯彭澤為一豈心外哉君遂命我為之說於是在乎書君諱光國故云爾

敬吉說 寬永元年作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此大公所告武王也夫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我心無貳無它則莫不存焉我心存則天下之福何以加之哉若夫怠則反是我

自警而又訓叔勝遂書爲字說敬之哉

天保二年卯夏四月十三日於砥用鄉抄出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問對一

對幕府問

幕府一日令道春見萬書統宗有所謂衣天綱十
將訣李淳風六寅占指之曰解否春對曰不解又
指擲錢占與掌裏筭數曰解否對曰不解曰歸家
而見之春對曰唯明日詳言之幕府曰善夫衣
李輦術數也有不可貴者擲錢比劫著則如見戲
矣掌筭獨易簡而六藝之一也余云不解者所以
排之也強而不可則拒君命也詳言之者實而直

也

謂道春曰鄉黨篇廐焚章讀不作否如何春曰本
邦小野侍中某之說也云可問人而馬亦不可不
問焉曰是非朱子之注乎曰否費人賤畜其理宜
然若魯侯之馬乃可問焉此孔子之馬也以退朝
而后知爲孔子之馬也讀不作否非朱子之意也
蓋侍中之穿鑿耳百川學海中亦有此說云

謂道春曰方今大明亦有道耶鄉以爲如何曰有
之春雖目未見之於書知之夫道者非竊竊冥冥
而在君臣父子男女長幼交友之間今也大明自

問巷自郡縣至州府無處處不有學校皆所以教
人倫而以正人心善風俗爲要然則果有道乎於
是幕下變乎色而言他春亦不言

謂道春曰道古今不行矣故中庸不可能也道其
不行矣夫鄉以爲何如春對曰道可行矣中庸所
云者蓋孔子嘆時君之暗而道之不行而言者也
非道者實不可行者之謂也六經所云此類不以
非獨中庸耳曰中者何曰中者難把一尺之中非
一文之中一座之中非一家之中一國之中非天
下之中物各有中得其理者必中矣故初學者欲

知中則不知理必不得矣是以中者理而已矣者
古今之格言也曰中與權皆有善惡湯武以臣伐
君此雖惡而善所謂逆取順守也故不善不惡者
中之極也曰春意異乎此願得盡辭乎春以為中
者善也無一毫之惡物各得理事皆適義中也善
善而用之惡惡而去之亦中也知是非分邪正亦
中也湯武順天應于人未嘗有毫頭許之私欲為
天下之人除巨惡豈雖惡而善乎故湯武中也
權也若於恭操乃賊也又逆取順守即譎奇權謀
也非聖人之不可共權之謂也且欲詳之則布在

方冊它人所讀與春所言以為同乎以為異乎古
人以邪說之先入為戒良有以哉嗚呼千言萬語
元只不過理之一字於是乎曰理理遂不契

又

六月二十五日 幕府謂春曰曾子子貢之一貫
如何春對曰曾子之一貫以行而言子貢之一貫
以知而言聖門顏子之外類悟無如子貢故有此
告 幕府又曰所謂一貫何春曰聖人之心唯一
理而已矣然天下之物與事於時於處其理莫不
貫之而相應相當故無行而不得其處矣譬如春

夏秋冬寒暑晝夜之運雖不同而一元之周流無
一息之間斷是以天下之事相什佰相千萬而我
心之所應之者唯一理耳在君爲忠在父爲孝在
朋友爲信其理元來不異耳 幕府又曰參也魯
然所以聞一貫者何春對曰以孔子率考曾子歲
殆二十餘也豈生質實愚而年少以傳聖人之道
哉想其氣象無圭角而人以魯作之乎蓋篤實不
已其外似魯耳 幕府又曰湯武征伐權乎春對
曰君好藥請以藥喻以溫治寒以寒治熱而其
疾已是常也以熱治熱以寒治寒謂之反治要之

活人而已矣是非常也此先儒權譬也湯武之舉
不私天下唯在救民耳 幕府曰非良醫如反治
何只恐殺人耳春對曰然上不祭紂下不湯武則
弑逆之大罪天地不能容焉世人以此爲口實所
謂淫夫孽柳下惠者也唯天下人心歸而爲君不
歸而爲一夫

右五條在駿府奉對 太神君

又

道春在江城也 殿下謂曰三畧者真張良書乎
對曰史記留侯世家老父授書于良且日視之則

凡太公兵法也初無三畧之名班固漢書亦同之後漢書光武言黃石弱制強柔制剛之事然則以三畧爲良書歟又有素書云者宋張商英注之彼以素書爲黃公所授良書二者三畧近是雖然譎而不正曰六韜如何對曰太公之事詩所謂尚父鷹揚孟子所云太公避紂歸文王可謂太賢矣史記齊世家太公有隱謀秘計以是見之則六韜是乎雖然大賢以上之人不可言者亦多蓋后人附會而爲書也况又漢書注所列太公六韜其辭今世所有六韜中未嘗有乎群書治要所載六韜亦然

况又太公之隱謀史記所云可疑乎

此一條在江府奉對 台德院殿

以上六條共慶長年中作也

擬問

平重盛者何人也事迹雖多且以其大者言之及父清盛之將圍上皇宮也重盛再三諫焉清盛既被甲而發重盛朝服而來清盛心慙甲見于外而表素而見重盛重盛又諫夫以彼之暴虐對其子也如此若非有重盛之至誠惻怛甚感于彼則豈其然也耶清盛未肯從其諫於是乎重盛謂衆曰

同志於我者今來我第於是乎諸卒皆趣故清盛
恐之不圍上皇之宮是似以兵劫其父乎實不然
乎又以兵諫之意乎重盛欲事君則如父何欲順
父則如君何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其
相爲用者也若不然則不足謂之忠孝重盛其處
君父之變而不失其忠孝者乎然則重盛者何人
也

平時賴世領天下之兵權而祖父皆居副帥之位
列時賴亦然時賴微服巡行諸州知下情不上通
者驗欲訟而無告者而歸鎌倉其后悉勦覈之正

其是非夫時賴之政果如何哉知民之所苦所怨
也如此憐下之不訟不告也又如此夫如此則可
謂質義之人者耶非耶時賴之在本朝非有伊傳
周呂之任者乎而伊傳周呂之微服巡行而伺人
之陰私也蓋未之有也歟爾惟風下民惟草何勞
微服巡行哉然則時賴其質義而不學者乎若學
則其治亦未宜止此也歟

易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程伯子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
曰道者元來只此是道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

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又答柯國材書曰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伯子與朱子其言不異程叔子曰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朱子又曰理與氣決是二物又曰理弱氣強又曰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叔子與朱子其言相同而伯叔有異朱子亦其言前後有異未知以何者爲定論而歸其一也

性即理也在天地亦同此理也在人亦同在禽獸亦同在草木亦同在萬物亦同性無二故也然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

之論性多說本源此答告子生之謂性而然乎朱子以爲知覺運動氣也仁義禮智理也氣者人與物相同而理者物不得而全也然則作其明通與昏塞而言乎不然則天地人物理豈有二乎性豈有異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以爲迂孔子於是乎又詳告之方今爲人上者若待公而爲政公將奚先公亦必也正名乎之一言蓋有之也耶公爲我莫惜一言我亦不以爲迂乎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余雖讀詩然未知所以達於
政也亦未知所以使而專對也雖多亦奚以爲之
戒感赅有餘古人讀詩而所以如此者何今人誦
詩而所以不然者何蓋其所誦詩同而所用心異
也歟願公明告我誦詩所以然之故於戲伯魚無
言墻面之教是亦如何

以上擬問六條慶長之末 公務之暇所
作也末二條者所呈惺窩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終

辛卯四月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問對二

惺窩答問

甲辰之秋閏八月二十四日余因賀古宗隆而見
惺窩先生終日侍坐他日記其所答問以呈之
先生謂余曰嗚呼不生於中國又不生於此邦上
世而生於當世可謂不遇時也雖然孔子不生於
唐虞之際而生於春秋侵伐之間孟子不生於文
武之時而生於列國戰亂之代由此觀之志道者
不可論時然則不生於上世而生於當世亦奚嗟

焉余對曰時有遠道無高下蓋夫子賢於唐虞
之意乎先生曰然

惺窩批曰彼小人亂世之於我也奢也淫也他
山之石也皆勸我者也其動心忍性亦在茲吁
在已不足憂在他不可款款哉

先生謂余曰汝謂何以爲學者求名思利非爲已
者也若又以此欲售於世不若不學之愈也余聞
而銘于心

惺窩批曰古今腐熟之陳言不足錄然爲子立
志之初及此

又曰讀聖賢之經書以經書證我心以我心證經
書經書與我心通融可也故讀書之法莫近於此
矣

惺窩批曰先儒之成說也心與經同處我心之
公也不同處我心之私也

又曰見地堅定而后可讀異端書不爲其所搖奪
若見地不堅定則其語震動而我見易搖也古人
作爲文章者不廢莊子亦此意也

又曰見人莫若氣象信哉程子之言

又曰我儒如明鏡物來即應釋氏如暗鏡却棄絕

物鏡中本來固有之明而欲暗之是害理也

惺窩批曰先儒之成說

余問曰孟子道性善荀子謂性惡陸象山天地之性人為貴論亦曰性惡再為荀况之說如何先生曰有疑也是不落題乎余歸見黃氏日抄云象山破題云爾於是乎余服先生之言不苟矣

惺窩批曰破題之字如何

問王陽明大學從古本作親民以仁解明德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解親民先生曰新之之中乃有親之之意而存焉新民畢竟非親民而何然則作新

民德地好

惺窩批曰親民之中亦有新民之意

問陽明謂見鳥獸草木之哀鳴折傷而憐惜之是仁與鳥獸草木為一體先生曰以格物之眼見之則萬物皆莫不然却不待其哀鳴折傷也因示庭前之松竹而謂余曰便是如是看如是好先生曰陽明出而后皇明之學大亂矣必又有可畏之君子者出焉而一之

惺窩批曰非以陽明為亂以天下學者為亂

又曰見此方禪者之文章建仁祖溪相國彥龍此

二人有才氣乎

惺窩批曰非以古人并言二人二人之後未見此二人也吾邦文章多在古時浮屠氏出然亦臺閣山林文氣稍異况浮屠乎見地議論不可學之

又曰見本朝文粹則此方儒者之心可見

惺窩批曰其所見則不足言雖然氣象溫厚又今人所無可愛可敬

余取論語徃徃疑問且請指點先生一一辯析如决壅遏流水沛然余之喜不可言

問致知格物鄭玄註于前溫公解於後列乎程朱又更作之傳繁然明白又至陽明別出意見如何先生曰此處未易言也汝唯熟讀玩味涵泳從容可也要在默而識之也至一且豁然貫通則諸儒之同異定于一

問理氣之辯先生曰設使宋元之名儒在於今日之座不若書之所記精而詳也我之所言者如汝之所見余曰性理大全書等是耶先生曰然先生謂余曰性理大全所載諸儒有見與語俱到者有見未到而推言者汝讀之則宜觀其語觀其

人_上

惺窩批曰此知言也知言知人知言知人之本
在知己

先生曰理之在也如天之無不幬似地之無不載
此邦亦然朝鮮亦然安南亦然中國亦然東海之
東西海之西此言合此理同也南北亦若然是豈
非至公至大至正至明哉若有私之者我不信也
惺窩批曰陸金谿同此理同此心之意也然真
箇如此若不同非理彼此之間有一私存彼此
竟截然隔斷了其私有知而然者有不知而然

者不知而然者學而可公知而然真私也

先生曰我衣深衣朝鮮人或詰之曰其衣深衣可
也奈其薙髮何我對曰此姑從俗耳泰伯之亡荆
蠻也斷髮文身而聖人不許之至德乎詰者領之
時余請賀氏借深衣欲製之先生聽之翌日深衣
道服到余乃令針工以法裁素布而製深衣_上
先生曰當世天下困窮人民罷敝蓋由遊手者衆
多也食粟之家有餘力農之夫不足所謂長安百
物皆貴蓋此故也相率不爲寇盜亦可恠余以爲
遊手者十而爲浮屠者五六

先生曰我之所愧者我心而已愧者在內豈以自
外到者為愧哉苟不愧於內則是無愧也余以為
昌言詩云不愧于屋漏先生有焉

右卷三十二之內抄錄 四月十七日 直道

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卷百問及問條二
十七件所示恕靖也 先生或稱二木子或

稱老林又稱大林恕稱仲林靖稱叔林共設

詞擬問對之體也合編之為一書號曰攻堅

從容錄取諸學記之語也寬永十七年
庚辰之冬

天保解四月十七日於瓶編 中村直衛

時先生年八歲
恕三十二歲
靖十七歲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傳上

柿本人麻呂傳

從三位柿本朝臣人麻呂以善賦倭歌而最著者
也其在于藤原奈良之兩朝也或過近江之舊都
或從吉野之行幸或侍雷岳之御遊皆無不以詠
歌矣朱鳥三年夏四月草壁太子薨文武四年夏
四月明日香公主薨皆人麻呂作挽歌哭殯宮其
常以倭歌所交遊者輕皇子長皇子高市新田部
弓削舍人忍坂部之諸皇子及泊瀨部皇女等悉

是當時貴介親王也紀州讚州筑紫國詠所經歷者亦多人麻呂在石見國將死自悼作歌其妻依羅娘子知之而悲其平生所著長短倭歌若干首載在家集及萬葉集蓋倭歌雖爲本朝之古風然自大津皇子始作詩賦而後倭歌漸衰然猶有先師棟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獨步古今之間有山邊赤人者並倭歌仙也人麻呂難爲上赤人難爲下奈良帝愛龍田河之紅葉以爲錦人麻呂眺吉野山之白櫻以爲雲至今歌人執爲口實元永元年夏六月六條修理大夫顯季新畫入麻呂小

影一幅長三尺許著烏帽子直衣左採紙右握筆年可六十餘令大學頭藤原敦光作贊其詞曰大夫姓棟本名人麻呂蓋上世之歌人也仕持統文武之聖朝遇新田高市之王子吉野山之春風從仙駕而獻壽明石浦之秋霧思扁舟而綴詞誠是六義之秀逸萬代之美談者歟方今依重幽玄之古篇聊傳後素之新樣因有所感乃作讚焉讚曰倭歌之仙受性于天其才卓爾願鋒森然三十二字詞華露鮮四百餘載來葉風傳斯道宗匠我朝前賢涅而不緇鑽之彌堅鳳毛少彙麟角猶專既

謂獨步誰敢比肩顯李擇日爲之供源俊賴以下
賓客多會頌讚之後顯李吟明石浦之朝霧之歌
而罷酒宴或曰人麻呂墓在和州初瀨之傍鴨長
明行而問之無知者以俗呼其地號歌墳故也問
歌墳何在而後始得知之或曰播州明石浦有人
麻呂墓云或曰石見國高角山亦有入麻呂墓云
或曰人麻呂集載入唐之和歌按天平勝寶年中
有遣唐副使從五位上陸奧介玉手人麻呂及山
城史生上道人麻呂者由此傳誤乎或曰世稱天
平元年人麻呂卒皆未詳傳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是古人之遺意也

國史公曰人麻呂沒後以倭歌名世者紀貫之貫
之之稱入麻呂也太甚故人麻呂之名得紀氏而
益顯長明好倭歌者也宜乎尋入麻呂墓而識之
以爲後世之所据矣

改定阿倍仲麻呂傳

阿倍仲麻呂者中務大輔正五位上船守之子也
一名仲滿麻呂滿蓋音之轉也靈龜二年八月多
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時仲麻呂爲留學生而從
行年十六先是授從八位上稟性聰敏好讀書既

而縣守歸本邦仲麻呂慕中國之風留學不歸易
姓名曰朝衡朝或作晁唐玄宗皇帝愛其才而厚
遇之官至秘書監累遷檢校歷允補闕多所該識
唐人或稱晁監或稱晁卿或稱晁校書又稱晁巨
卿又或呼日本叟賀使天平六年平群廣成將還
自唐時船發蘇州海風忽惡漂崑崙國賊圍之纔
得解而歸唐國遇仲麻呂便奏入朝請取渤海道
而歸天子許之仲麻呂嘗以布裘贈王屋山人魏
萬日本布爲之翰林李太白送魏萬詩云身著日
本裘昂藏出風塵是也一且儲光羲貽詩于朝衡

曰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朝生美無度高駕仕
春坊出入蓬山裏道遙伊水傍伯鸞遊大學中夜
一相望落日懸高殿秋風入洞房屢言相去遠不
覺生朝光其後天寶十二年仲麻呂與遣唐大使
藤原清河同舟歸朝於是右丞王維送朝衡以詩
并序其序云舜覲群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
後至勤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
頒五瑞之玉惟我皇上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
廣運涵育無恨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爲西門之
候豈其心於邱杖非微貢於苞茅亦由呼韓來朝

舍於蒲萄之館，昆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髮含齒，得不替顙屈膝。海東諸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遠，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次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往如市朝。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

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畫錦還鄉，莊舄旣題而思歸，閔羽報恩而終去。於是替首北闕，裹足東轅。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於異姓之國。瑯邪臺上，迥望龍門。碣石館前，復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如齊，鬱嶋如萍。沃白日而歎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相思。

之可寄噫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
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席諭彼藩臣三寸猶在
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其
詩云積水不可極云云秘書包信亦以詩送之曰
上才生下國云云陸海亦送以詩曰西掖承休澣
東隅返故林來稱郊子學歸是越人吟馬上秋郊
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搖心此詩或
以爲趙驎作其餘當時名輩皆以詩序送朝衡既
至明州海畔將上舟唐人餞贐甚多飲酒惜別及
夜仲麻呂仰見明月思我國之三笠山而詠倭歌

人間之仲麻呂寫以唐字告其故衆大歡笑其歌
詞在古今倭譎集及紀貫之土佐日記中既而仲
麻呂海路逢風與藤原清河漂泊安南備嘗艱難
人或謂旣沒李太白作詩哭之曰日本晁卿辭帝
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
滿蒼梧不幾仲麻呂脫自安南復入大唐授衛少
卿肅宗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
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爾後仲麻呂屬新羅
宿衛王子金隱居歸鄉附書送於卿親景雲四年
新羅使金初正持其書達送于本朝仲麻呂前後

留中華五十年專好書籍放其還鄉逗留不去然不能忘本邦每言鄉國心魂悵然以大曆五年正月遂卒於唐國年七十代宗皇帝悼之贈潞州大都督寶光仁帝寶龜元年也或曰仲麻呂年七十三寶龜十年勅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禮有闕賜東絕百疋白綿三百屯仁明天皇承和三年詔詞曰故留學問贈從二品安倍朝臣仲滿大唐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贈潞州大都督朝衡可贈正二品身涉鯨波業成麟角詞峯聳峻學海揚漪

顯位斯昇英聲已播如何不慙莫遂言歸唯有揆天之章長傳擲地之響追賁幽壤既隆於前命重叙崇班俾洽於命詔

按仲麻呂以寶龜元年卒於大唐當代宗大曆五年而李白卒於寶應元年下至大曆五年間七歲何有其挽詞乎不能免世人之疑也今見此所改定之傳如發矇也世人之疑始解

先生常惜仲麻呂篇藻之不著見也一日靖白曰唐詩有曰胡衡者作銜命使日本

國詩曰銜命將辭國非才忝待臣天中戀
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駢駢去玉
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隣西望懷恩日
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唐
詩品彙雖不記其爵里而載于盛唐詩人
之列文苑英華題云使本國而無日字也
朝胡字相似且就海外慈親蓬萊鄉路若
木故園西望東歸等之句而檢證之則此
詩可爲朝衡之作乎王維送朝衡序云捧
天皇敬問之詔然則仲麻呂之出大唐也

齋來玄宗之勅簡者必矣非使本國之謂
乎先生喜曰其或然乎其後十題雜詠
之時靖探題得胡衡乃作長句辯其旨趣
結句云胡衡終何者恐是晁巨卿先生
益領焉

菅丞相傳自註

右大臣菅原朝臣其先出自天穗日命素盞蓋鳥尊與天照大
神誓而所生也天穗日命十有四世孫曰野見宿禰居出
雲國纏向珠城宮御宇垂仁天皇野見宿禰奉詔到大
和國與當麻蹶速角力而羸當是之時人死者多

殉葬帝甚哀之野見宿禰率士部三百人採埴造
後以代殉帝大嘉之賜士師姓逮天宗高紹御宇
光仁天皇元年野見宿禰之後遠江介士師宿禰
古人散位士師宿禰道長奏請依其所居地名改
士師為菅原姓詔許之桓武帝延曆元年少內記
正八位上士師宿禰安人改士師賜秋篠姓四年
冬十二月勅以菅原宿禰古人侍讀之勞賜古人
男四人衣糧令勤學業九年冬十二月勅菅原真
仲士師菅麻呂改其姓為大枝朝臣枝一作江是月詔
菅原宿禰道長秋篠宿禰安人並賜姓朝臣又士

師宿禰諸士賜姓大枝朝臣士師氏有四服其中
宮母家曰毛受服者
為大枝朝臣自餘三服者或
從秋篠朝臣或從菅原朝臣古人之子曰清公博
學多聞弘仁天長之際與丞相清原真人及諸博
士斟酌律令而作義解清公之子曰是善能繼家
業侍讀清和帝以講孝經論語經史及群書治要
等帝甚善遇時與大江氏齊名世稱曰菅江先是
大學寮每年春秋釋奠先聖先儒此寮有東西曹
司菅氏江氏為其曹主教授諸生是善仕至參議
正四位下勅解由長官兼式部大輔播磨權守是
善之子者乃右大臣也名道真字三世稱菅三
屋康秀字琳

而稱文琳平負文字仲而稱平仲三善清行字耀
而稱三耀紀長谷雄字寬而稱紀寬此類猶多
幼而穎悟才過父祖及壯文采月進屬文章作詩
賦初負觀四年五月補文章生九年為得業生十
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對策及第此年在都良香宅
右大臣就良香學良香見其才而耻為其師其後
延喜帝為春宮出十題令右大臣刻時作詩先是
大臣母嘗詠和歌曰此左可多乃都幾乃加都羅
毛於留波加里伊倍能加世於毛布可勢志我
奈至此舉對策及第折桂林之枝十八年進為侍
從元慶六年渤海國使者來諸儒往鴻臚館見之
使者一日見右大臣所作詩藁稱曰風製似白樂
天大臣聞而悅之延喜帝御製曰門風自古是儒
林今日文花皆悉金唯詠一聯

和氣味幾連三代飽清吟琢磨寒玉聲聲麗裁製
餘霞句句侵更有管家勝白樣從茲拋却色塵深
仁和中任南海道讚岐國守寬平五年二月進
為參議六年九月門徒於吉祥院修五十賀時草
捧沙金及願文其詞曰傳聞管家門容共賀知命
之年弟子雖削迹人間無名世上而數記淳教之
風多改春昧之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深感彼義欲寐不能故福田之地捨此沙金以
表中誠之不輕砂以祈上壽之無涯莫疑其人可
宋其志遠居北闕之以北遙增南向之和南曰此
是天子之九年六月經中納言升大納言兼右大
將是年十月昌泰二年二月累進至右大臣右大
將如故是時與左大臣左大將藤原朝臣時平共
受上皇勅輔佐天子攝行萬機初帝年十四即位

至此聰明一日行幸朱雀院所上皇上皇謂帝曰右大臣年高才賢舉國之所望也專宜任用乃召右大臣宣其旨右大臣固辭而止已而左大臣聞而大恨右大臣有詩曰君富春秋臣漸老恩無涯岸表帝不聽其第三辭表有云吹毛之疵逐榮華以鋒超銷骨之毀隨爵祿而荐臻云云於是左大臣與源光卿藤原根朝臣等相謀遂譖之帝疑之左大臣妹為皇后帝及左大臣年相富而內外讒行昌泰四年是為延喜元年正月二十日左遷太宰權帥時年五十七右大臣在謫取作詩曰都府樓詩曰昔被榮花簪組縛今為敗謫草萊囚月色似鏡無明罪風氣如刀不破愁隨見隨聞皆慘慄此

秋獨作我身秋又為秋又為詩曰我為遷客汝來賓共是蒹葭旅泊身欵枕思量歸去日我知何歲汝明春延喜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右大臣薨于配所葬安樂寺年五十九平生所詠倭歌曰菅家御集其詩文曰菅家文章其在宰府所著詩文曰菅家後集御集一卷文章十二卷後初右大臣與諸儒奉詔集三卷又別有菅家日記初右大臣撰序又嘗自日本修文德天皇實錄十卷右大臣撰序又嘗自日本紀至三代實錄等部類而修類聚國史二百卷共行於世延長元年三月詔拾管丞相左遷宣旨復本官贈正二位天曆元年立祠于右近馬場所謂北野社是也一條院正曆四年五月遣勅使於宰

府安樂寺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

紀貫之傳

昔在伊弉諾尊伊弉册尊左右旋破馭盧嶋而同會二面時册尊先唱曰喜哉遇美少男焉諾尊不悅曰事不順也更旋又逢是行也諾尊唱曰喜哉遇美少女焉此倭歌之權輿也二尊所謂陽神陰神也爾來素盞烏尊之於稻田姬也彥火火尊之於豐玉姬也皆莫不以倭歌而言其志焉神武已往不絕如紘至持統文武之君則得人凡赤人之輩而此風大興逮于醍醐帝之統御天下也有紀

貫之者壯慕入凡赤人之爲人而以倭歌爲業專發古風幽玄之趣最惡浮虛艷麗之詞殆乎得歌人之體也延喜五年帝詔貫之等撰古今倭歌集歌一千首篇二十卷貫之爲序其詞曰夫倭歌者託其根於心地發其華於詞林者也人之在世不能無爲思慮易遷哀樂相變感生於志詠形於言是以逸者其聲樂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懷可以發積動天地感鬼神化人倫和夫婦莫近於倭歌倭歌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若夫春鳥之嘯花中秋蟲之吟草間雖

無曲節各發歌謠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古者神
代七世時質人淳情欲無分倭歌未作逮乎素盞
鳥尊到於雲州始有三十一字之詠即今之反歌之
體也其後雖天神之孫海童之女莫不以倭歌通
情者也粵及入代此道大興長歌短歌旋頭混本
之類雜體非一派流漸多譬猶拂雲之樹生自寸
苗之種滔天之波起於一滴之露至如難波津之
什獻天皇也富緒川之篇報太子也或事關神異
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之歌多存質朴之語未爲
耳目之弄惟作教誡之端古天子每良辰美景勅

侍臣預宴筵者獻倭歌君臣之情由斯可見賢愚
之性於是相分所以隨民之欲選士之才也自大
津皇子之初作詩賦詞人才子慕風繼塵移彼漢
家之字化我日域之俗民業一改倭歌中微然而
尚有先師桮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獨步古今
之間又有山邊赤人者並倭歌仙也二人以倭歌
相上下人凡難爲上赤人難爲下其餘業倭歌者
綿綿不絕及彼時變澆漓入貴奢淫而浮辭雲興
艷流泉涌其實皆標其華孤榮至有好色之人以
此爲花鳥之使乞食之容以此爲活計之媒故以

爲婦人之右難進丈夫之前近代存古風者僅二
三人然長短不同論以可辯華山僧正尤得歌體
然其詞華而少實如圖畫美女徒動人情在原中
將之歌其情有餘其辭不足如萎花雖少彩色而
有薰香文琳巧詠物然其體近俗如賈人之著鮮
衣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華麗幽一作遠而首尾停滯如
望秋月而遇曉雲小野小町之歌古衣通姬之流
也然艷而無氣力如病婦之傅花粉大友黑主之
歌古猿丸大夫之亞也頗有逸興而體甚如早如
田夫息花前也此外氏姓流聞者不可勝數其大

底皆以豔爲基不知歌之趣者也俗人爭事榮利
不用詠和詩悲哉雖貴兼相將富餘金錢而骨未
朽於土中名先滅於世上適爲後世被知者唯倭
歌人而已矣何者語近人耳義協神明也昔平城
天子詔待臣令撰萬葉集自爾已來時歷十代數
過百年其後倭歌棄捐不見采用雖風流如野宰
相輕情如在納言皆以它才聞不以斯道顯陛下
御宇于今九載仁流秋津洲之外惠茂筑波山之
蔭淵變爲瀨之聲寂寂閉口砂長爲巖之頌洋洋
盈耳思繼旣絕之風欲興久廢之道因詔大內記

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前甲斐少目九河内躬
恒右衛門府生士生忠岑等各獻其家集及古來
舊詩曰續萬葉集於是重有詔部類所奉之歌勒
而爲二十卷名曰古今倭歌集臣等詞少春花之
艷名竊秋夜之長況哉進恐時俗之嘲退慚才藝
之拙適遇倭歌之中興以樂吾道之再昌嗟乎人
凡既沒倭歌不在茲乎于時延喜五年歲次乙丑
四月十五日臣貫之等謹序云爾貫之父名文幹
貫之子名時文時文亦以倭歌世其家天慶九年
冬貫之卒一說曰貫之父名望行

贊曰周詩卜子夏序曰詩有六義焉紀貫之於倭
詩亦云其合之善夫至如夫論六人之體制則得
議難之意也如紀貫之歌後之作者不能加焉

源順傳

依那波道圓之求載諸新刊倭名鈔卷首

從五位上能登守源朝臣順者其先出自弘仁帝
帝生定賜源姓號之楊院大納言定生至仕擢從
四位下左京大夫所謂天下之好色者也至生攀
攀生順順爲人博聞強記識字屬文賦詩又詠倭
歌比壯舉名進士直學院邑上帝天曆五年詔
順及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城於

昭陽舍撰後撰倭歌集二十卷時人謂之梨壺五
人順爲之最侍中亞將謙德公爲撰倭歌取別當
順爲之文其略曰雄劍在腰拔則秋霜三尺雌黃
自口吟又寒玉一聲世以爲美談是年冬十月順
依藏入少內記大江澄景奉宣而作禁制撰倭歌
取關入文先是萬葉集傳于世久矣然自沙門勤
操空海造以呂波字而後人皆赴簡便而不讀萬
葉萬葉書體殆漸廢弛順懼其古風之委地而以
國諺爲之訓點至今學和歌者大率賴之順之功
居多八年春三月順編橘在列集七卷在列者爲

延長承平之詩人後雜髮于天台山改名尊敬者
也順平日好誦在列詩故及此焉康保年中補總
州負外郎又除戶部郎中圓融院天延四年正月
請依和泉國功補淡路守不許天元三年正月請
依和泉所濟功勞次第任伊賀伊勢守不許順嘗
在上野守太王亭賦詩其序有云有好學而無益
者前泉州刺史順也一生貧而樂道徒繼原憲之
前蹤九年沈於散班空添密舍之左鬢蓋述其懷
也順同時有善吏部王才子源澄源文藤勤橘正
通慶保胤之輩皆以文而會者也順又與負上人

淨閣梨爲方外之交或時入棲霞寺應李邵王之
教或時遊白河院添藤武衛之興賦紫藤於嵯峨
院詠紅葉於源氏宅平生詩文甚繁其後順任能
登國守將行時赴右監門藤將軍亭慶保胤在座
錢順勸醉惜別曰雖三百盃莫強辭邊土是不醉
鄉此一兩句可重詠北陸豈亦詩國順又著倭名
類聚鈔語在其自序中倭名有詳略二本今所新
刊者是爲詳本那波道圓來告刻梓事且問順世
系余於是記其事迹之少概以贈之吁古稱揚子
雲識字然九原不可作也源順者吾邦十歲之子

雲乎熟知倭名者且暮遇之

元和三年丁巳冬十一月日羅浮散人洗筆於
雲母谿清處

天保二年卯年四月二十一日於砥用郷抄出

中村直衝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傳下

藤原藤房傳

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對齊宣王曰王勿變乎色臣不敢不以正對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及覆之而不聽則去今果有其人乎藤藤房有焉

藤房者藤原相宣房之子也早爲納言元弘元年八月平族構難天王出居于河内笠置平族帥兵環而攻之九月王師敗矣王潛出藤房從之初及

帝握劍璽即寶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當此時
藤房一人而已可不謂之事君以忠乎後天王如
隱州平氏流藤房于常州其后楠正成于河内松
圓心于播磨和長年于伯耆源高氏于丹波共起
義兵擊平族平族軍潰亡奔東州時益死于路仲
時自殺于番馬其衆四百餘人皆死焉源義貞大
帥兵伐東關元弘三年夏圍鎌倉義貞多焉五月
平高時自殺平氏殲焉於是天下盡宗天王六月
天王至自隱州其後藤房歸于京師爲天下統一統
故左金吾藤實世擢上卿有事而罷乃以藤房代

之藤房無偏無頗遵王之誼時會女謁行藤房知
諫之不用乃稱疾而免可謂不忠乎其時帝賞諸
將之功各賜封戶食邑獨忘松圓心也藤房爲言
之不可謂不忠也明年春新作大內費藝防二州
之入稅諸國分二十之一又建馬場殿帝每幸此
殿有歌舞蹴鞠塼弓競馬之戲時雲州大守鹽高
貞使獻龍馬曰其相異常聳骨高筋少脂肉鷄頸
而長鬃龍背而連毛耳似削竹瞳如夾鏡今日自
卯至于酉其道殆四百有五十六里云帝悅曰良
馬也厚禮其使者而歸之乃詔馬寮而善養之朝

飲御溝夕秣天閑帝試令本間乘本間以爲攢四蹄則可令在雙六之盤一鞭則可令越十丈之溝若非天馬豈能如此哉帝益悅一日宴群臣於馬場殿帝因問藤相國曰支那屈地之產項羽之騅有一日千里之名也於本朝未聞之而今此馬出來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龍馬負圖而出河堯舜氏之馭寓內也鳳凰聞簫而舞庭是匪聖明之德天豈降此嘉祥哉其後周穆王得八駿之乘巡行天下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昆侖之河赤水之陽西宴王母于瑤池南

逢盛姬于璧臺遠遊之樂莫樂焉故穆王之有位五十五年有年一百五年有後之爲八駿圖者觀其狀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螭螭然今亦因此見之則其狀相類也然則陛下與穆王何有優劣乎是以思之與夫屈乘楚騅異日之談也誠是所以天之感於聖德乎帝愈悅衆皆莫不稱之藤房來晚坐定帝又問藤房對曰天馬之出于本朝其吉凶難勘雖然退而惟之其不吉也乎臣謹案漢書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行三十里朕乘千

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於是還馬與道里
費又光武帝時異國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
鼓車且夫周之方衰也房星隕爲八駿之恠穆王
乘之造父爲御四荒八極莫不周遍王肆其心而
久不返因此七廟之祭祀廢而明堂之朝宗缺矣
於是徐夷大亂周室初壞所以漢帝之却之而興
所以周王之愛之而衰一吉一凶的然在焉臣伏
以由來尤凶也雖然天未棄君故降此妖災而示
戒也幸陛下監之今也承兵革之餘民弊人困天
下未安而上之淫樂故執政無吐哺而接人之禮

下之阿旨故諍臣無上疏以正主之諫故男女之
訟有不得見者有下情不上通者幾多人也是則
以上之所行者逸豫而下之所從者舒緩故也是
以記錄次斷所如無人然群臣咸以爲虞芮質成
必使無訟之謂也悲乎其之爲惑也元弘大亂之
始天下之士雲萃響應更無它此皆欲以一戰之
功受數郡之封也太平之後望之者不可勝計而
恩賜未遍愁訴忽熄者何也見忠功之不立政道
之不正而共默止者也當此時新大內其課甚多
其耗不知幾千萬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

後必有凶年故蒼生莫如之何夫爲人上者豈可不思之乎且天運膺圖逆徒雖亡然定天下安陛下者高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也譬諸漢功臣則蕭何曹參陳平張良周勃之流乎比於唐賢佐則魏徵玄齡馬周世南如晦之儔歟其當節向義立忠思君豈可云長短計校于其間乎然圓心一人陛下不及何也賞中其功則有忠之者進罰當其罪則有咎之者退嗚呼今政道非魯弗中抽賞之功復有似及綸言之掌今若有平氏亡國之燼爲木兵竿旗之事者則天下之士卒荷糧杖戈而不

速來也必矣抑又臣竊天馬之所用不足以爲用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豈用天馬也今也兵革之后承平之世愛此奇物此又非所以武王之歸馬于華山也書曰玩物喪志珍禽奇獸弗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弗畜是召公所以用訓武王也若又於有所用之則大亂之用而非太平之用也然則吉乎不吉也願陛下明監穆王之所衰文帝光武之所興又永惟武王所以歸之召公所以訓之也然則是所以隨天意也若隨天意則禍害速消福祥畢臻故天所以見災者是天未

棄君也逢災而不改則天永棄之故未有天時人
和而不興者也天棄人畔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今
房星之精下爲此馬而君愛之此所以蕩君心也
所以天見災也唯幸陛下弗貴異物而貴善人弗
行逸豫而行仁政是則所以隨天意也然則天下
幸甚帝聞而作色諸臣皆默然如此之忠言可謂
反覆而諫奈帝變色何顧視夫相國之言有似諂
諛之人矣其後遂足利氏爲逆于關東帝使義貞
伐高氏又遣使乘龍馬馳告事于義貞使者至江
州龍馬傲斃藤房之言驗矣藤房又諫帝不聽逸

遊太甚復又數諫帝又不聽藤房退而言曰吁已
矣乎建武二年三月十一日帝幸八幡宮藤房從
之明日藤房侍上上亦知其復諫藤房因言帝曰
龍逢比干之諫死死而不悔伯夷叔齊之餓死死
而不怨陛下亦思之乎帝遂不寤於是藤房謂人
曰爲臣之道如此而可乎遂去之北山之下帝聞
藤房行而大驚詔父宣房令追之宣房行北山求
之竟不得乃大慟哭而還帝亦悔焉
贊曰有文衡者說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
楚燔今藤納言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乎岌岌乎

文衡其知人者歟其後果有建武之亂嗚呼如藤
房事君也可謂忠矣而帝使之不以禮如藤房諫
君也可謂反覆矣而帝變乎色及其屢諫而不聽
用則去惜哉建武帝之固少恩哉嗚呼後嗣王其
鑒于茲

此傳慶長九年之冬所作時先生二十
二歲也惺窩曰藤房傳叙事整亮贊辭簡
潔至敬至敬不怠則復古之功可俟焉必
待淨書之日

楠正成傳

楠正成者河內金剛人也乳名多聞其先敏達天
王之舅孫左僕射橘諸兄之裔也元弘元年秋帝
避平族之難而在于笠置城天下之士恐六波羅
罕到笠置者時帝假寐夢紫宸殿前大樹下衆人
多成行列如所謂天街槐衙也其南指枝茂葉蔓
樹間南嚮敷重篋帝以為有誰在此帝哉傍有
雙鬢童曰欲避畔臣之逆幸有南木下之御座在
焉此為陛下設也請快安寢言已而二童升天帝
覺自以為吉因召藤納言藤房以告焉藤房跪而
言曰是吉夢也雖古之商高宗自天賚良弼之應

未能過也。是天之所以示陛下再踐南面之作者也。敬之哉。帝曰：夫文南木爲楠，此處有姓楠氏者乎？成就坊律師對曰：臣聞河內州金剛山之下，楠兵衛正成者，有之。帝敏達之苗裔，而橘諸兄之後胤也。然蟬聯香邈，世在民間也。年久矣。至正成，其爲人素好奇計，故以軍謀密策有名於邊。臣請薦之。陛下帝聞藤房之言，乃心喜而自負。於是勅藤房遣使召正成，聘詞甚厚。正成即共使者來于笠置。帝使藤房勅正成曰：爲征東夷，召汝。汝即日來。其志不謫，朕心嘉之。爲言所以決勝事於一時。致

太平於四海之意。朕其擇之。正成奏曰：乃者東夷之暴虐，自速天辜。陛下能以天道爲天罰乎？彼身何難之有？但戰伐之功在智謀武畧也。若以兵勢而合戰，則舉天下之士不能當武相二州。若以謀而爭，則不過其摧利破堅而已。是欺不難懼不足者也。然合戰之例，毋必一旦之勝敗。臣正成一入未死于軍，則於開聖運乎？何有正成？乃歸帝，彌喜不爲無俚。九月十一日，正成築赤坂山而居焉。殆有五百騎許，時備之後。州有櫻山者，開正成起兵十三日，在一宮。遂帥兵通志於正成。六波羅開楠

櫻等叛告事于關東平副元帥高時大駭於是乎
爲擊笠置赤坂遣軍卒西馳冬十月平軍圍赤坂
正成使舍弟正季與和田正遠將兵三百騎潛居
于它山東軍汝溝傳壁正成大射之東兵多中傷
者故少退諸卒皆卸鞍脫甲休息正季正遠伺之
急馳大斬短兵相接東兵畏正成而不虞季遠於
是遽騷正成亦出城共擊之東軍敗奔到石河而
止時人曰所謂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信哉東兵數
萬又來攻城本間澁谷欲雪疇昔之耻徑到城下
將跨超壁而入正成素重塗爲保及東兵之列壁

下則壹切其繩而倒側東兵之見廢死者數百人
又投中木石者不知其數其後東兵復攻以草盾
至城下將破壁牆於是正成以長柄杓酌鑊湯而
洒壁前如雨東軍之見熱爛者數百人或病卧者
殆百人自此東兵爲遠攻之計正成糧盡士卒怒
然於是乎正成謂諸卒曰是行也亡歆屠寇甚夥
是汝曹之所知也然東兵不滅竈是以知其不退
今城中食乏無援兵故我欲潛出夫爲君先天下
之人而欲立戰功者非宜惜命雖然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今也死則暴虎馮河而已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
今也不死則臨事好謀者也故我今出此城而後
大功可期正成詐為自害東兵知正成之死則退
若退則正成又出若進則正成又入若此而四五
惱東兵東兵不可不退是即全身亡歆之計也不
知汝曹為如何衆皆然之於是於城中穿坎深廣
二丈收骸骨于其中積薪柴于其上會夜大雨正
成出士卒或十人或四三人正成使人留守城曰
比正成出行且數町焚焉正成行二十餘町而城
火東兵見火大鼓譟登城衆見坎中骸曰是必正

用字恐
勝字致

成也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皆流
涕先是笠置城敗於是赤坂城火櫻山聞二城沒
落正成死亡遂於一宮社刺殺妻子焚而死六波
羅使湯淺定佛治河內明年夏四月三日正成俄
攻定佛時定佛夜轉糧自紀州安瀨正成知之潛
遣人路奪取其米而來偽為米使定佛不寤納之
城中於是正成大呼擊定佛定佛知其不克乃降
正成正成合其兵殆一千人是月十七日行往吉
天王寺而陣于渡邊橋之南此時左將監時益越
州太守仲時代駿州太守常範負居六波羅謂之

兩六波羅故時人不敢作以六波羅稱焉六波羅
令隅田高橋伐正成正成拒之于天王寺隅高兵
七千正成爲魚鱗鶴翼大敗之隅高宵歸京此戰
也京兵多溺死渡邊水故童謡云渡邊之水浩浩
滔天旣沒我橋遂及我田六波羅令宇都宮紀氏
清氏又攻正成宇都宮曰大軍已不利而還我今
以小勢而往可謂萬死一生雖然非所以辭也
秋七月十九日乃帥數百人之柱松而屯正成同
郡人和田三郎說正成曰六波羅怒隅田高橋之
敗今又使宇都宮來此夜已在柱松軍不過六七

百人向者隅高七千尚奔之况於宇都宮乎今夜
往擊之可也如何正成頃之曰凡戰之贏輸惟其
勢無在大亦無在小惟其在士卒之同心與離心
所謂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是也向者大敵
敗北宇都宮不創若時來欲攻我其唯獨來也者
忘死也是坂東不雙之勇士也又紀清臨軍捨身
輕於鴻毛其士卒七百同心而伐我我必也危不
若不戰而誦之之善也正成暫去此則宇都宮即
求正成有奇計必誦之其術非御曹之取知也夜
將曉天敵漸可剋早可去此乃與和田及湯淺共

退厥胡且宇兵過古宇津入天王寺乃令人告六
波羅六波羅聞而喜數日而後正成聚衆兵數千
篝火于野焚之中夜夜如之一夜增一夜宇紀清
結甲秣馬待正成之來到正成只又增火宇兵見
火愈多愈近曰正成兵勢太甚不可敵也紀氏清
氏共謂宇都宮曰以小乘大不亦難乎不如早還
歸京師是所以不失前日之功也二十七日夜半
乃還厥昧爽正成又入天王寺曰不戰而能屈人
之兵者余前言其不食也明矣乎衆皆悅服八月
三日正成獻馬三匹于住吉社獻白鞍馬白綾甲

于天王寺寺僧以金軸之書來說正成曰此厩戶
王子之讖文也其詞畧曰當入王九十六世天下
大亂而主不安此時也東魚吞四海日沒西天三
百有七旬西鳥飛來食東魚而後海內歸一三年
有_下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年大兇變又歸一元正
成曰今也固當若讖則我君復踐阼在邇耳正成
其後築金剛山謂之千磐城三年春正月奧州太
守佛負直遠州太守越氏實及崎基資將兵十萬
圍千磐先是羽州太守道蘊敗吉野豫州太守金
負將拔赤松於是皆會殆二十萬乃圍之數十重

旌旗蔽野，刀劍射日，塵埃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此城高百丈，周六里，時城中唯可一千餘人，是以東兵爭進，欲登壁。正成發大石，東兵多碎。砲聲下如雨，東兵不顧死而將破壁。正成又大伏弩，齊射之中，死者日數千人。東兵圍之三日，其死者殆一萬人。其傷者不知其幾，萬人也。崎基資命十二人書其數，乃如此。於是佛奧州下令曰：「約法士衆不聽而戰，則抵罪。」因茲各列營，數百。東兵相謂曰：「毋爲小千磐蜂，蠶猶有螫也。」況於正成乎。金豫州

說負直曰：向赤坂之下也。非士卒之功，推其水道而絕之，城中水乏，兵皆渴，故降。是以推之，正成亦夜汲東麓澗溪之水者也。耶請認之，負直基資共然其計，因遣越州守水。正成素不汲之，初正成之將棲于此山也，先尋水所，峯頭有水，号秘泉。一夜漏五石，訐雖大旱，莫枯涸。又爲大槽三百，以水實之。又每檐以篋納雨滴于器中，是爲潤衆口也。又具練，击備盆，監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陳，番揭巡丈城，繕守備，表通道，是爲消火箭也。其餘拒守之具無一所闕。越州以爲正成不汲此水，士卒

皆怠懈正成伺其困睡夜遣人出討之殺人數千
越越州七歸本營正成獲其所捨之旗幟翼日建
之於陣上東兵見之莫不非笑越氏越氏大怒曰
汝等胡爲不邁死死則死此我將先死自登壘而
能戰衆亦皆進欲入焉壘堅壁高不能上正成於
是發大圓木轉自壁上東兵或倒焉或躓焉或壓
焉或死焉是以大騷又多射之如向表的正成亦
妙百中是日也東兵死者數千人崎基資曰每軍
殺死彼少我多不如止近攻而爲遠攻也自茲各
停軍無事故有寢敗倭歌者有連歌者有弈碁者

有論茶者皆爲慰無事也四五日正成作木偶人
衣甲冑持兵仗夜置數十木偶于城下且使其掩
楯復潛軍其後大呼曰正成出矣東兵聞之爭赴
而攻合正成自陣上東矢亂發大石亂投殺敵又
三百人東兵熟視則芻靈也復彌耻恨越武庫者
越遠州之姪也一日對弈競賽恚怒乃相搥其屬
皆相殺二百餘人死焉城中見之大呼而嘲哂東
兵益恥三月四日平高時使使來曰停軍不可有
勝不日宜下之汝曹努力於是衆相議令梓人作
梯長二十丈廣丈五以綱係之以車軸轉之而亘

城隍或爲地道突騎撞城東兵以爲功在漏刻意
氣甚逸乃輕猾之徒數千餘渡長梯棧鼓音轟雷
霆震呼動天地爭進者相騰踐充塞于長棧之間
而無立錐之所於是乎正成投松明于梯上以東
薪繼之以彈油濺之溪風吹炎板柱已燒東兵欲
退而不能旣而梯中絕東兵顛倒溝壑焚而死者
以萬數東兵大潰自此東兵轉糧稍乏吉野戶津
宇多內郡之豪民蜂起承護良皇子之命帥兵塞
東兵往來之道於是多捨兵器而逃去者伺之於
險隘之際擊之東兵大斃糧道遂絕乃報城中以

期而豪民敢死者數千人從城南衝其中堅諸將
陣亂衆銳崩之城中外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膽氣
益壯無不一當百東兵大敗而奔殪百餘里間然
負直基資等諸將輕騎逃去正成盡獲其棄物甲
冑刀劍珍寶不可勝算均分與士衆桀豪之民關
東武人歷代傳寶之者到此時多亡失焉六波羅
聞兵日減又使宇都宮將兵一千紀清亦隨乃攻
正成宇都宮十日攻之正成十日防之此時城中
亦死傷者有之後東兵專執定斫斜健欲掘壞山
於是諸率手自持鋤而聚城中相笑曰舍兵器取

農器有我君太平之象也夏五月六波羅敗東兵
乃解圍而去列南都源義貞伐關東殺高時於是
帝還正成行逆攝州兵庫浦帝前席召正成曰大
儀早計之功偏在汝忠戰正成對曰此自匪我君
之德微臣何以尺寸之謀出三軍之圍乎蓋其謙
也六月三日正成承詔先驅越七日帝到二條內
中其時河內賊立左目憲寶僧正蓋平族也居飯
盛山正成即急馳下之斬頭數十級遂斬憲寶河
內乃定帝以正成爲判官食攝津河內二州大其
功也建武二年冬新田氏與足利氏有卻時尊氏

在關東伐平時行于相州義貞奏曰尊氏殺護良
王子於鎌倉藥師堂其叛逆已兆不可不圖之帝
於是勅義貞伐之義貞及尊氏戰于相州義貞軍
敗績而奔尊氏從之漸入洛正成拒之宇治是以
入自大渡明年春正月帝登叡山尊氏遂陷長安
燒大內是月也再戰于京師尊氏陣亂正成說諸
將歸坂本翌朝正成使僧二三人求屍曰昨之戰
也新田北畠楠已下七人皆殺死故來求其骸尊
氏聞而恠焉高師直曰昔夜敵皆去以其將之死
故乎於是乎斬其疑頭而象之逮夜正成遣人然

松明數千于大原于鞍馬足利兵見而相謂曰敵皆逃去請追擊之或鞍馬或小原或嵯峨或仁和寺莫不往而追正成察其散殊而勸義貞等諸將直攻京擊尊氏尊氏勢少氣屈奔往西州二月二日帝歸自叡山居于華山院復京也尊氏逃到攝州湊川聚離散之兵使直義將之欲再侵京師二月五日義貞奉勅往伐之會戰豐嶋河原時翌日正成殿至遙察軍機回自神崎出敵之後而自濱南進攻之直義敗歸湊川七日正成與義貞合兵又破直義軍於打出宿於是尊氏直義衆船奔筑

紫王軍凱旋於京師既而尊氏在筑紫城聚人民繕甲兵將上洛又西州寇賊蜂起又播州松圓心起兵應尊氏三月義貞將兵五萬西征尊氏圓心防之于播州五月尊氏及弟直義大帥兵陸海相接十八日到播州義貞退於兵庫乃以聞帝帝召正成曰汝速之武庫勅力于新田對曰尊氏以九州之有衆來格其從如雲雨也今以靡敵之小勢當強暴之大敵則必敗也唯尚召還義貞而陛下亦緩幸睿峯臣正成行河內然則尊氏又入洛時義貞自東臣正成自南共伐之凶賊之滅也不日

矣想義貞不戰而歸陛下將何謂耶故在于兵庫
者也歟今若不遠慮必有近憂幸陛下審計之坊
門清忠僂言曰正成所言雖有其謂節度使未戰
而退皇帝再幸叡山皆不可也且尊氏之勢縱大
而不過今春東州之兵來侵時也只早令正成行
則可也帝從之又乃勅正成正成出而言曰我必
死哉即日率兵七百人之于兵庫義貞見正成而
問帝之情也正成對以帝之旨與已之意也曰以
小當天雖非所宜叶而此春之事似不免人口之
彈今又牽軍而東愈非笑之是以暫駐此耳正成

對曰衆愚之愕愕不如一賢之唯唯故不聞道之
人之謗何必係于心乎夫當戰則進當危則退而
全其後此之謂良將也是所以孔子不與暴虎與
羸事者也元弘之夏摧平太守于一時建武之春
掃足利氏於九國是雖憑今上之德專惟在麾下
之武於干戈之法有誰其勞齒牙乎於弓矢之精
何輩可開脣舌哉合戰之術有始終爲勝公其念
焉義貞聞已顏色解是月二十五日尊氏涉海軸
艦百里旌旗蔽空直義陸陸介馬萬匹擊鼓動地
義貞陣于和田碓義助陣于經嶋氏明陣于燈堂

之南正成陣于湊川之西正成以七百人防直義
直義之兵數十萬裏正成前後擊之正成正季東
之西破北之南突直義軍莫知正成正季之所在
於是乎正成兵衆勝將擊直義直義馬傷鏃而殪
會樂公義下馬授直義直義衆其馬而走尊氏見
之麾左右曰直義勿討矣於是乎吉良石堂仁木
畠山高上杉等諸衆復大擊之正成正季又西而
左入南而右出曲而又東直而又北正成以一當
十以十當百尊氏亦加援兵正成復引而東乃有
七十餘人追者數千正成爲圓陣短兵外向尊氏

騎圍之數重正成接戰破其圍正成旣被十一創
正季亦傷焉乃馳入湊川民家兄弟共及死橋正
負宇佐美菊武朝其餘五十人皆自殺義負急告
正成正季卒于師於帝帝大驚悔明日義負軍敗
歸于京師其後足利氏遂執天下兵馬之權帝後
崩于吉野君子曰藤房去之正成死之建武有二
忠焉正成有三子正行正義正行幼有父風
此傳亦可爲藤房傳同時之作也

右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抄出

天保二年卯亥五月二十五日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小傳

王仁

王仁者百濟國人也吾應神之曆其國貢來初仲
哀皇帝八年有神託皇后征新羅國帝疑而不發
九年春二月帝俄爾崩於是皇后神功懼帝不用
神之言而殂落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羅新羅王見
我旌旗器仗之莊麗曰傳聞東海有神國名曰日
本此是其神兵乎不可敵也乃素服面縛繫頸以
組自持圖籍來于海換曰願每歲貢金銀縑帛八

十船不敢屠此國也此時高麗百濟二國主聞新
羅降於我密謀軍勢知其不克又自急馳納款曰
從今以往永稱西藩不絕朝貢自茲三韓皆貢于
我當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也十月不日官失之也
持統文武已後其貢漸衰云應神者仲哀之子也
及應神崩太子讓兄而居難波兄曰君之命也父
之意也亦不即位王仁恐天下無君幾多日也
而作倭歌以風諭太子太子於是乎遂即位是則
仁德皇帝也或曰王仁以毛詩教授為帝之師焉
國史公曰紀貫之有言曰難波津之歌淺香山之

詞共是倭歌之父母也所謂難波之歌者謂王仁
也夫王仁之來于本朝也境異言殊然以周詩
之六義為倭歌之六義則旨合意同謂之詩人乎
謂之歌人乎至如王仁之風君則詩而周者歌而
倭者恣相宜也

觀勒曩微

觀勒者推古十年十月百濟國貢來有學術獻曆
本及天文地理方術之書又曩微高麗人十八年
三月貢來曩微善五經又有伎藝造碾磴工彩畫
二人共僧也一云後朝廷以其才冠勒微二人云

吳織

吳織者百濟國之女工也應神十四年貢來女工
姓吳氏以其善巧織練帛故名之曰吳織一云吳
國人其國近于日本故沙門福亮智藏亦來不知
孰是

橘諸兄

橘諸兄者敏達皇帝六世之孫羨奴王子者也後
為左僕射諸兄居井手故世号之井手左大臣焉
初左僕射之為葛城大君也侍帝傍會薦橘實帝
取其果而與諸兄且作倭歌以祝之因賜諸兄姓

橘氏橘氏為之鼻祖也時聖武帝天平八年冬十
一月也帝其歌詞在萬葉倭歌集萬葉集者乃諸
兄及納言家持等奉勅而脩之言倭歌之古風者
莫不援萬葉集故諸兄之有功于此為大矣
國史公曰蔽帝橘樹王孫手自移栽至其滋蔓則
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者歟王孫之功若其不
然豈稱藤橘也哉萬葉即是橘樹之萬葉歟於鏤
乎嘉橘之見植于聖武皇是以遂不得為枳

安倍晴明

安倍晴明者仲麻呂之後也就賀茂保憲學天文

窮其蘊奧至於曆筭推步之術無不兼習花山院
寬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夜帝與式部丞藤原道
兼沙門嚴久潛出宮路過暗明宅暗明適避暑于
庭御見驚曰天象呈異天子避位何其怪哉帝聞
而笑走入華山寺薙髮暗明急入宮奏事帝不在
焉

自王仁至諸兄四篇者少年之作也暗明一
篇者壯年之作也編神社考時入暗明小傳
於其中

辛卯笈々越日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行狀

惺窩先生行狀

先生姓藤原諱肅字欽夫播州細河邑人也其父
曰爲純所謂冷泉家也世食邑於細河故先生生
於此永祿四年辛酉也幼穎悟不常甫七八歲投
龍野吳東明長老誦心經法華等皆諳焉人呼爲
神童一旦祝髮爲浮屠名曰舜東明師景雲寺長
老成九峰姓大江氏所謂儒而入佛也先生從事
筆研其所出自可知矣博學禪教兼見群書弱歲

來洛洛之相國寺普廣院泉和尚者先生叔父也
當時推泉為強記泉嘗謂眾曰我對舜首座則難
開口其所居曰妙壽院後歸播見赤松氏善過之
故從赤松氏遊于洛于伏見之間先生雖讀佛書
志在儒學天正十八年庚寅朝鮮國使通政大夫
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來貢豐臣秀吉公命館之
紫野大德寺先生往見三使互為筆語且酬和詩
時先生自號柴立子許箴之為之說以呈焉有一
相者見先生曰公是精神滿腹太聰明曰唯自聰
明可也太字如何相者曰是公之癖也先生笑而

不言十九年辛卯博陸侯豐臣秀次令長老周保
聚五山詩僧於相國寺題詩聯句先生初一會而
後不復赴衆強之不肯或誘秀次旨而詰先生先
生掉頭曰夫物以類聚如韓孟相若而後聯句可
也若否則如隻脚著木屐隻脚著草鞋與其不耦
也必矣吾不欲耦于侷也秀次不悅先生避之赴
肥州那護屋見豐臣某金吾金吾者秀吉公之猶
子貴豪少年也時時潑水激人滿座如雨以為歡
笑每見先生必敬之傳此戲一日金吾拔童刀削
撒金匱厨金盤如視艸芥先生諫曰公子雖富貴

而不宜爲之事則不當爲也余吾納其言是時有
朝鮮之役秀吉公在那護屋列國諸軍從之

源君

御諱公同來會先生始獲謁見既而先生行

遊豐之後州爲西海之壯觀文祿二年癸巳赴武
列之江戸執謁於源君命令讀貞觀政要閑暇
作四景我有文爲東関之遨遊又旋洛僑居環堵
蕭然讀聖賢性理之書思當世無善師而忽奮發
欲入大明國直到筑陽泛溟渤逢風濤漂著鬼海
嶋先生常慕中華之風欲見其文物雖然其盛志
不遂而歸先生以爲聖人無常師吾求之六經足

矣慶長之初少將豐臣勝俊號長嘯子好詠倭歌
且多藏書聞先生名而招之共晤語評論六義風
流蘊藉又摘莊老數語以告其崖略朝鮮刑部負
外郎姜沆來在赤松氏家沆見先生而喜日本國
有斯人俱談有日矣沆曰朝鮮國三百年以來有
如此人吾未之聞也吾不幸雖落干日本而遇斯
人不亦大幸乎沆稱先生所居爲廣胖窩先生自
稱曰惺窩取諸上蔡所謂惺惺法也本朝儒者博
士自古唯讀漢唐註疏點經傳加倭訓然而至于
程朱書未知什一故性理之學識者鮮矣由是先

生勸赤松氏使姜沆等十數輩淨書四書五經先生自据程朱之意爲之訓點其功爲大又取文章辨體考之本集加寫釋箋且增其所未載者數百篇用捨隨意撰定爲編名曰文章達德錄彼以今時人不知作文規格故摺集古今名公詩話文評撰著達德錄綱領若干卷使田負順栢允等繕寫之世醫意庵宗恂見先生先生問其術相共語屢及曆數運氣病論方劑之事恂技術有進以此先生戲語人曰我非問彼彼來問我而已先生以爲我久從事於釋氏然有疑于心讀聖賢書信而不

疑道果在茲豈人倫外哉釋氏既絕仁種又滅義理是所以爲異端也於是赤松氏聞之遣童男婢奴奉仕焉先生不拒又勸別構一室安聖牌以擬大成殿試使負順等諸生肄釋奠禮此禮既絕久矣廢幾以微漸而後遂大行也四年己亥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居佐保山使戶田內記某召先生將往而不果明年庚子三成敗死於是赤松氏自教先生甚慟秋九月幕下入洛先生深衣道服謁幕下欲聽其言時有浮屠和尚承兌及靈三者與先生舊相識頗自負文字掌侍秀吉公公致仕于

百先生在
御前之語
應改在草
肩前山
以家原得
為御前哉
道春者蓋

幕下時允為僧司錄謂先生曰有真有俗今足下
棄真還俗我不唯惜執拂拈錘手而已又為叢林
惜之先生曰自佛者言之有真諦有俗諦有世間
有出世若以我觀之則人倫皆真也未聞呼君子
為俗也我恐僧徒乃是俗也聖人何廢人間世哉
允不悅或人招先生承允靈三壁間掛草書一幀
皆不能讀先生即能讀之或曰凡草寫者難讀真
書者易讀先生曰不然能讀真者亦能讀草衆益
不悅一座皆驚一日先生在御前讀漢書及東
萊十七史等或時允謂先生曰今若勘合船渡大

語使三人乎

明則以足下為專對乎曰遣明使亦有利乎曰有
曰有利則和尚自為之豈其使我為之哉先生亦
不欲出意謂夷齊雖不仕周亦當知武王之恩四
皓雖不仕漢亦當知高帝之恩沉於草莽乎遂隱
居放言人罕見者九年甲辰賀古宗隆偶居洛道
春初見先生于宗隆宅論道學評文章床上有論
語太全開之叩以數條先生為之辯析且告曰今
所問我亦十餘年前嘗有此疑也又曰我非翅嘉
其利智只嘉其志而已伶俐者世多有而立志者
寡矣又揭陸舟二字令道春作說不覺日之晚也

辭去翌日寄手簡曰深衣一領道服一領以備製
法深衣兼依國服之式春遂製逢掖以著之且作
陸舟說以呈之先生語宗隆曰近時皆驢鳴犬吠
也故久廢筆研今夫道春起予者韓山片石可共
語耳自茲往還不絕春呈四書知新日錄先生曰
此吾未見之書也不日而還曰道春且彼注意而
看歟春同母弟東舟子永喜初見先生先生曰今
弟亦志學乎可謂奇矣先生欲見象山文集而世
罕有焉春始謄一通以示之先生悅使紹元者寫
之又欲見周禮儀禮全經春彼搜周禮全經予秘

府以呈之先生愈悅十一年丙午長嘯子在東山
別墅招先生吟風弄月信宿而去此歲先生赴南
紀蓋太守淺野幸長招之也其所待尤謹弱浦有
管神廟太守請先生誌其碑銘又爲太守抄經書
要語三十件許添倭字之註解爲一小冊便于冥
緒備於顧諟是爲政之存心資治之守約也太守
甚喜此時元古栢允從行戶田帶刀爲春永原松
雲等屢來訊請先生講古文真寶其以太守賄賂
渥厚故遊于紀冬往春還者有年矣一旦道春惜
別而餞先生手自執延平谷問書曰此延平工夫

之心法紫陽傳習之門戶也。今我示之非無意也。乃謝去。既而道春遊官赴于駿府。其後意庵之子如見杏庵正意得庵玄東道庵三清等。有時而謁見先生。十八年癸丑秋八月紀州太守淺野幸長不祿。先生哀之。乃往弔之。以埋太守齒骨於高野山。故先生遂登鼎峰哭畢而歸。先生好山水愛花草。嘗與貞順遊西山。順父了意有心匠。決桂川漕自丹波。先生駕一葉以泝洄焉。所到所見題其名。而賦倭歌。所謂群書巖氣象。巖浪華隈鳥。船灘觀瀾磐陀是也。道春歸自駿州。往訪先生。先生植竹。

於南庭。庭前有都勾樹。故其往履尺牘。自稱曰竹處。又稱都勾墩。洛北市原山中。有百餘弓地。先生欲與道春俱行。遊市原。春有公務而不果。先生時時獨往。乘興吟詠。春與後藤即共奏白。請建庠序於洛。教授生徒。乃許。令相攸擇。勝以縱觀之。幕下謂即曰。道春自欲居庠序。歟。別置誰歟。對曰。妙壽院歟。時適有大坂之軍。而其事遂閣。不果。有肖推寺某者。家頗藏書。來問先生者數矣。或時某見窓前蜂窠。欲殺之。先生以其無螫。故止之。某起揚扇。頻欲撲之。先生遂放蜂。後與肖推寺絕交。戶

田左門氏鐵問通鑑綱目先生開首卷講溫公名
分論先生所居在相國寺東鄰爲春道庵同里開
故先生每病多飲道庵藥嘗戲曰我無藥價彼不
實價道圓新銀白氏文集先生每二三卷板成不
待全部先取而見之曰我讀香山詩文愛其風流
偶爾是可慰悅目下先生常慕彭澤之爲人也故
古畫彭澤小影往往題贊焉一旦見林兆恩桃源
寓言有云武陵人捕魚爲業者謂心之活鱖如魚
之悠然自樂也山有小口豁然開朗者謂方寸地
雖狹而心本廣大也避秦時亂者謂離俗塵也後

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于後世不行于天下
也先生讀之至此微笑曰此所謂陶淵明有志於
我道也元和五年己未夏五月信政家原源君御諱公發
自東武而入洛侯伯群卿大夫皆從之細川越州
太守忠利聞先生之言論甚慕之忠利與淺野采
女正長重相善長重者幸長弟也共會先生忠利
等請講大學先生爲折衷衆說以告之先生閱林
子良背心法有云背字從北從肉北方屬水陰也
南方屬火陽也南之而居前北之而居後今以心
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周易所謂洗

心退藏於密也先生以良其背蕪山良故自號曰
北肉山人所謂不以其山而僻之而以天下萬世
之山以爲山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斯其爲孔孟
之山人也豈巢許者流哉此歲道春以揭夕顏巷
三字於小軒告先生先生曰夕顏巷字奇故於是
作倭歌并序以寄道春焉秋九月十二日先生卒
歲五十九先是戶田氏等相謀請先生而德憑執
事者徐白幕下幕下亦掌知之然以時而未
急發先生易箆嗚呼命矣哉昔宋帝召程明道爲
宗政寺丞未至而告終君子深惜之又爲斯世惜

焉雖然用則行舍則藏命不足言也斯人如是命
耶非耶先生幼學至壯不怠出入於釋老閱歷于
諸家兼習日本記萬葉集歷代倭歌詩文等其間
讀聖賢書而後棄異學醇如也故精義析理殆如
破竹未曾勞其力也嘗曰我所讀人所讀其文義
何異然則諸儒註疏凡識字者皆可讀唯所貴則
得之言表而可也凡知先生者推稱中興之明儒
不知先生者妄以爲無師無傳夫道一而已矣人
能弘道不可須臾離也有見而知者有私淑者有
百世之下而興起者有千里之遠而一揆者故百

姓日用而不知昔仲尼沒千有餘年周茂叔獨接
不傳之統道不在茲乎若先生則是歟是又我
朝之景運天下文明五星聚奎之際歟不亦盛乎
豈以一時一人之私言疑天下萬世之公論哉春
所見聞謹記其畧而況於其所未及見聞者乎先
生已沒其片言隻字落于人間或獲者珍藏之其
殘藁遺書纔存者將行于世先生左眉傍有黑點
三寸餘眼有重瞳子平居雖新髮不冠然或餘其
項髮不厭長人甚異之而憚其嚴不能問其故性
嗜酒然或經旬不沾唇或痛飲輒醉而不亂常不

好往來雜還然接人欣然則竟日坐談不已或有
來問者隨其人品以教誨焉然如撞鐘則或小鳴
或大鳴矣先生不出而道益高於當時先生能言
而道益行於後世者乎以此歲某月某日葬先生
于萬年山相國寺某院某地某林疊石而封樹之
細川氏淺野氏戶田氏其外吊者多矣先生有男
小字曰冬有女既笄矣先生歿後明年庚申某月
某日羅淳子道春謹狀

按先生作此行狀屢易草藁又有親筆一
通參考之則互有詳畧異同然今以行於世

清書載於此

祭文

祭北野菅神文并詩 慶長七年作

年月日臣某敢用頻繁之奠昭祭于天神之靈曰
夫伏以北野天滿太自在天神者菅公丞相之靈
也 本朝所謂四道之儒其一曰紀傳者為之宗
昌泰末遭世罔極敗太宰府都督而廼殞其身嗚
呼哀哉仕官而至將相一言而為師法是皆古今
之所榮天地之所化者也蘇子曰其生也有自來

其逝也有所為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
為鬼神明則為人是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乃
至若其於妙年無所降誕於滅後以為天神或時
對尊意而吐哺或時逢道賢以立誓文救前代之
衰弊道建後世之儒學則此豈非幽則為神明則
為人浩然而獨存者乎何屑彼之申呂降崧岳傳
說騎箕尾方朔化歲星者之類哉傳云女無羨醜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公亦然故公之
精誠能生一夜松飛千里梅而不能解昌泰帝之
惑也能奮六丁雷降洪水雨而不能逃藤時平之

讒也能信於天下之民廟食于西府于北野而不能使其身久安於朝廷之上永終於師保之位矣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故為威德天公之所不能者人也故見忌於諸人竊惟我國之儒術專託聖廟之翼仇焉事於筆研之間遊于翰墨之場者不可不以仰其德嚮其化也是歲慶長七年壬寅二十有五日正當七百年之忌辰殆及四十二百之甲子靈歲日新感應月盛嗚呼天乎神乎不測之不測者也矣於是作詩以祀之其詞曰
天滿天神間出才桂枝崑玉甲科魁風騷為僕屈

宋儂氣吞曹劉臆生堆壓倒元白踊且踏昌泰年中位三台下為濁世掃塵埃政德仁明遍九垓自右大材多忌猜浸潤膚受衆相偕絆羈騏驎馳駑駘遂尤遷于西海隈抱憂含悲疏是裁許梵告釋肝耐摧怨對彌增命乃墮天下人民餘至哀神靈奮激將下災尊意駭汗鴨河泗榴火燃雨坊戶灰取彼讒人投界豺豺虎不受投界雷砢礚忽震清涼陔佞臣以斃幽恨開諸天會聚蓮華臺蔽王滿德共徘徊北野有松西府梅廟食百世感應催遺蹤存七百年來采澗之毛野之菜于沼于泚水之

涯維筵維管代玉璫彼汗彼潦滿清壘于以奠之
神廟階祭也如在尚歆哉

祭河越管神文

寬永三年二月十七日道春再拜敬白夫惟武州
三芳野天神者自洛之北野所奉移祭歷代久矣
當初雖爲管曹之儒首後世推稱桑城之靈神神
者無所不之也故洋洋乎無所不在是以信則必
感格祭則必求享社稷憑之豐贍疾病賴之除退
嗚呼明德與梅花久馨貞節共松樹長茂宜乎人

之崇奉焉誰不敬之哉今茲丙寅仲春余從台
駕到河越邑時聞余之見叔勝在洛嬰疾而余甚
憂之天性之愛所不可忍也余性素雖拙苟慕儒
風常尊神德且叔勝年未至志學聊弄筆硯粗識
文字其遠大未可測也神既有儒名有儒行想其
不捨之也伏願神使假年於此而遂其所學則神
之賜也謹詣廟前中心密禱庶幾使叔勝永拜神
之賜而益慕儒名愈仰儒行以尊神德也丹誠不
盡素願在茲欽薦蘋蘩以致默禱道春再拜敬白

祭叔勝文

維寬永六年歲舍己巳冬十月壬子朔道春祭叔
勝之靈曰嗟嗟我子叔勝逝既十旬也何忘天性
之慈仁也夏之日秋之夜念之廢也茵也無時無
處淚不沾巾也汝幼在兒輩中異群倫也庶乎憐
之篤孝之純也忽欲蹈泗上之遺塵也而辯醇疵
於孟荀也惟其勤學之諄諄也所期逢掖之無若
新也今茲汝歲殆及程子之初讀魯論也加旃追
風乎閑閑也明窓淨几五經紛綸也忠信篤敬書
諸紳也常思須為席上之珍也豈意不幸而早殞

厥身也而今而後使誰之子艾夷此心之第此道
之榛也獨悲我家之少一人也嗟嗟死生之理傳
火於薪也是為物之精無方之神也縱不得金環
于羊家隣也只願如顧非熊之再有生辰也惟一
氣之斡旋洪鈞也焉知其死而不亡者為真也中
心惻怛號泣于蒼昊也予以薦澗毛與白蘋也魂
而有靈當識父子有親也汝母之哀與我心均也
嗚呼悲哉尚享

祭井文

正保二年
七月作

夫井之為靈也水由地中行伏見不測鑿地得水
到處皆然井之為德也寒泉養人浸灌施物不可
一日無之物也嗚呼后土玄冥之奉其靈顯其德
人皆賴焉方今雖有子貢之桔槔而省其勞然安
知無葛洪之丹砂之含其氣汲之不盡日用有餘
譬諸民之於仁宜哉飲者皆不爽口滌煩濯病溫
冷適時唯其所用而移鄴縣之菊潭於此尚嚮

宜人荒川氏復詞

嗚呼哀哉配我以來既四十八年宜家宜入閨軌

淑焉季春初二空房嗒然是日何日啼淚漣漣懇
戒巫陽招魂于天魂歸來兮東有蝦夷毒箭控弦
魂歸來兮南海漫漫長鯨吞舩魂歸來兮西有羯
虜擾亂山川魂歸來兮北胡韃馬飛如鷹鷂魂歸
來兮欲上天而雲不可以穿欲入地而隧不可以
及泉魂歸來兮汝有室汝有筵魂歸來兮決不歸
來使我怕怕嗚呼魂而有靈兮何不乘此香煙嗚
呼哀哉痛哉唯願窈窕之來前

明曆二年丙申三月二十日
林道春硯與淚同滴以書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終

天保二辛卯年秋七月二日寫之 中村直道

此一卷省哀殤文一篇

